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八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一百九

史部

宋史卷四百八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傳第二百四十

世家四

南漢劉氏

南漢劉鋹其先蔡州上蔡人高祖仁安仕唐為潮州刺史因家嶺表仁安生謙為廣州牙校累遷封州刺史賀

水鎮遏使謙生隱謙卒隱代領其任唐昭宗以薛王知柔鎮南海辟為行軍司馬委以兵柄及宰相徐彥若代知柔以為節度副使時唐室已季彥若威令不振事皆決于隱彥若卒遺表薦隱自代昭宗不從以崔遠代之遠至江陵遷延不進乃以隱為留後未幾授以節旄梁開平初兼靜海軍節度使封南海王隱卒弟陟襲位貞明三年僭帝號國稱大漢改元乾亨行郊祀禮改名巖又改龔終改龔龔讀為儼字書不載蓋其妄作也晉天

福七年卒子玠嗣為弟晟所殺晟遂自立性尤酷暴周顯德五年卒事具五代史銀即晟長子也初名繼興封衛王襲父位改今名改元大寶性昏懦委政宦官龔澄樞及才人盧瓊仙每詳覽可否皆瓊仙指之銀日與宮人波斯女等遊戲內官陳延受引女巫樊胡入宮言玉皇遣樊胡命銀為太子皇帝乃于宮中施帷幄羅列珍玩設玉皇坐樊胡遠遊冠紫衣紫霞裙坐宣禍福令銀再拜聽命嘗云瓊仙澄樞延受皆玉皇遣輔太子皇帝

有過不得治又有梁山師馬媪何擬之徒出入宮掖宮中婦人皆具冠帶領外事初龔雖寵任中官其數裁三百餘位不過掖庭諸局令丞至晟時千餘人稍增內常侍諸謁者之稱至銀漸至七千餘有為三師三公但其上加內字諸使名不翅二百女官亦有師傅令僕之號目百官為門外人羣臣小過及士人釋道有才略可備問者皆下蠶室令得出入宮闈作燒煮剝剔刀山劒樹之刑或令罪人鬪虎抵象又賦斂煩重邕民入城者人

輸一錢瓊州米斗稅四五錢置媚川都定其課令入海  
五百尺採珠所居宮殿以珠玳瑁飾之陳延受作諸淫  
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銀游幸常至月餘  
或旬日以豪民為課戶供宴犒之費乾德中太祖命師  
克郴州獲其內品十餘人有余延業者人質么麼太祖  
問曰爾在嶺南為何官對曰為扈駕弓箭手官命授之  
弓矢延業極力控弦不開太祖因笑問銀為治之迹延  
業備言其奢酷太祖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先是

晟因湖南馬氏之亂襲取桂郴賀等州開寶初鋹又舉兵侵道州刺史王繼勳上言鋹為政昏暴民被其毒請討之太祖難其事令江南李煜遣使以書諭鋹使稱臣歸湖南舊地鋹不從煜又遣其給事中龔慎儀遺書曰煜與足下叨累世之睦繼祖考之盟情若弟兄義敦交契憂戚之患曷嘗不同每思會面而論此懷抵掌而談此事交議其所短各陳其所長使中心釋然利害不惑而相去萬里斯願莫伸凡於事機不得款會屢達誠素

冀明此心而足下視之謂書檄一時之儀近國梗槩之事外貌而待之汎濫而觀之使忠告確論如水投石若此則又何必事虛詞而勞徃復哉殊非宿心之所望也今則復遣人使罄申鄙懷又慮行人失辭不盡深素是以再寄翰墨重布腹心以代會面之談與抵掌之議也足下誠聽其言如交友諫爭之言視其心如親戚急難之心然後三復其言三思其心則忠乎不忠斯可見矣從乎不從斯可決矣昨以大朝南伐圖復楚疆交兵已

來遂成疊隙詳觀事勢深切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求契  
親仁之願引領南望于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大  
朝皇帝果以此事宣示曰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則  
何苦而伐之若欲興戎而爭我則以必取為度矣見今  
點閱大衆仍以上秋為期令敝邑以書復敘前意是用  
奔走人使遽貢直言深料大朝之心非有唯利之貪蓋  
怒人之不賓而已足下非有不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  
謀殆一時之忿而已觀夫古之用武者不顧大小强弱

之殊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讐此必戰也彼此烏  
合民無定心存亡之機以戰為命此必戰也敵人有進  
必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  
顧命此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  
也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讐也非同烏合存  
亡之際也既殊進退不捨奮不顧命也又異乘機進取  
之時也無故而坐受天下之兵將決一旦之命既大朝  
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家利社稷者當若是乎夫

稱帝稱王角立傑出今古之常事也割地以通好玉帛  
以事人亦古今之常事也盈虛消息取與翕張屈伸萬  
端在我而已何必膠柱而用壯輕禍而爭雄哉且足下  
以英明之資撫百越之衆北距五嶺南負重溟藉累世  
之基有及民之澤衆數十萬表裏山川此足下所以慨  
然而自負也然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  
爭恭以大朝師武臣力實謂天贊也登太行而伐上黨  
士無難色絕劔閣而舉庸蜀役不淹時是知大朝之力

難測也萬里之境難保也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  
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況人自以我國險家自以我兵  
強蓋揣于此而不揣于彼經其成而未經其敗也何則  
國莫險于劒閣而庸蜀已亡矣兵莫強于上黨而太行  
不守矣人之情端坐而思之意滄海可涉也及風濤驟  
興奔舟失馭與夫坐思之時蓋有殊矣是以智者慮於  
未萌機者重其先見圖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曰計  
禍不及慮福過之良以福者人之所樂心樂之故其望

也過禍者人之所惡心惡之故其思也忽是以福或修  
於嫌望禍多出於不期又或慮有矜功好名之臣獻尊  
主強國之議者必曰慎無和也五嶺之險山高水深輜  
重不並行士卒不成列高壘清野而絕其運糧依山阻  
水而射以強弩使進無所得退無所歸此其一也又或  
曰彼所長者利在平地今捨其所長就其所短雖有百  
萬之衆無若我何此其二也其次或曰戰而勝則霸業  
可成戰而不勝則汎巨舟而浮滄海終不為人下此大

約皆說士孟浪之談謀臣捭闔之策坐而論之也則易行之如意也則難何則今荆湘以南庸蜀之地皆是便山水習險阻之民不動中國之兵精卒已逾於十萬矣況足下與大朝封疆接畛水陸同途殆雞犬之相聞豈馬牛之不及一旦緣邊悉舉諸道進攻豈可俱絕其運糧盡保其城壁若諸險悉固誠善莫加焉苟尺水橫流則長堤虛設矣其次曰或大朝用吳越之衆自泉州泛海以趣國都則數日至城下矣當其人心疑惑兵勢

動搖岸上舟中皆為敵國忠臣義士能復幾人懷進退者步步生心顧妻子者滔滔皆是變故難測須臾萬端非惟暫乖始圖實恐有誤壯志又非巨舟之可及滄海之可遊也然此等皆戰伐之常事兵家之預謀雖勝負未知成敗相半苟不得已而為也固斷在不疑若無大故而思之又深可痛惜且小之事大理固然也遠古之例不能備談本朝當楊氏之建吳也亦入貢莊宗恭自烈祖開基中原多故事大之禮因循未遑以至交兵幾

成危殆非不欲憑大江之險恃衆多之力尋悟知難則  
退遂修出境之盟一介之使纔行萬里之兵頓息惠民  
和衆于今賴之自足下祖德之開基亦通好中國以闡  
霸圖願修祖宗之謀以尋中國之好蕩無益之忿棄不  
急之爭知存知亡能強能弱屈己以濟億兆談笑而定  
國家至德大業無虧也宗廟社稷無損也玉帛朝聘之  
禮纔出於境而天下之兵已息矣豈不易如反掌固如  
太山哉何必扼腕盱衡履腸蹠血然後為勇也故曰德

輔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又曰知止不殆可以長  
久又曰沉潜剛克高明柔克此聖賢之事業何恥而不  
為哉況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承五運而乃  
當正統度四方則咸偃下風獫狁太原固不勞於薄伐  
南轅返旆更屬在於何人又方且遏天下之兵鋒俟貴  
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以善矣足下之忿亦可以  
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有利於黎元  
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凡是四者無一

利焉何用棄德修怨自生讐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  
炎炎奈何其可嚮邇幸而小勝也莫保其後焉不幸而  
違心則大事去矣復念頃者淮泗交兵疆陲多壘吳越  
以累世之好遂首為厲階惟有貴國情分逾親驩盟愈  
篤在先朝感義情實慨然下走承基理難負德不能自  
已又馳此緘近奉大朝諭旨以為足下無通好之心必  
舉上秋之役即命敝邑速絕連盟雖善隣之心期於永  
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是以

惻惻之意所不能云區區之誠於是乎在又念臣子之情尚不逾於三諫煜之極言於此三矣是為臣者可以逃為子者可以泣為交友者亦惆悵而遂絕矣銀得書遂囚慎儀驛書答煜言甚不遜煜上其書開寶三年太祖命潭州防禦使潘美朗州團練使尹崇珂討之八月師至白霞銀賀州刺史陳守忠告急於銀時舊將多以讒構誅死宗室翦滅殆盡掌兵者唯宦人數輩自晟以來耽於遊宴城壁壕隍多飾為宮館池沼樓艦皆毀兵

器又腐内外震恐乃遣龔澄樞往賀州郭崇岳往桂州  
李托往韶州畫守禦之策九月美與崇珂圍賀州澄樞  
遁歸銀遣大將伍彥柔領兵赴賀美等以奇兵伏南岨  
彥柔夜至艤舟岨側遲明挾彈登岨踞胡牀指麾伏兵  
卒發彥柔衆大亂死者千人擒彥柔斬之梟首以示城  
中翌日城陷美等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銀令都統  
潘崇徹將兵五萬屯賀江十月美等次昭州破開建砦  
殺卒數百擒砦將靳暉昭州刺史田行稠遁去城遂陷

桂州刺史李承進棄城亦奔十一月連州陷招討使盧收率衆退保清遠十二月美等攻韶州都統李承渥以兵數萬陣蓮葉山下初張敬象為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必置陣前以壯軍威至是與美遇美盡索軍中勁弩布前以射之象奔蹊乘象者皆墜反踐承渥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韶州陷擒刺史辛延渥諫議大夫卿文遠張始令塹廣州東壕遣郭崇岳統兵六萬屯馬逕列柵以拒之四年正月美等破英雄二州都統

潘崇徹來降翌日次瀧頭銀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瀧頭山水險惡美等疑有伏兵乃挾銀使速度諸險二月過馬逕去廣城十里砦于雙女山下銀聞之取舶船十餘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官樂範與衛兵千餘盜舶船走美等將至城銀懼遣其右僕射蕭淮奉表詣軍門乞降美諭太祖意語在美傳使者乞部送赴闕師遂頓城外銀又遣其弟保興率百官奉迎為郭崇岳所遏崇岳無謀勇但祈禱鬼神復為拒扞之備美等乃進

攻保興迎戰大為所敗美乘風縱火煙埃全起崇岳死於亂兵城既破銀盡焚其府庫美擒銀及龔澄樞李托薛崇譽與宗室文武九十七人同縻於龍德宮保興逃於民家亦獲之悉部送闕下斬閹工五百餘人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戶十七萬銀至江陵即吏龐師進迎謁學士黃德昭侍銀銀問師進何人德昭曰本國人也銀曰何為在此曰先主歲貢大朝輜重比至荊州乃令師進至即于此造車以給饋運爾銀嘆曰我在位十四

年未嘗聞此言今日始知祖宗山河及大朝境土也因  
泣涕久之至京舍于玉津園太祖遣參知政事呂餘慶  
問張翻覆及焚府庫之罪張歸罪澄樞托崇譽翌日有  
司以帛係張及其官屬獻太廟太社太祖御明德門遣  
攝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張張對曰臣年十六僭偽  
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是臣  
下澄樞是國主遂伏地待罪太祖命攝大理卿高繼申  
引澄樞托崇譽斬于千秋門外釋張罪賜襲衣冠帶器

幣鞍勒馬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封恩赦侯朝會班上將軍之下以其弟保興為右監門率府率左僕射蕭淮為太子中允中書舍人卓惟休為太僕寺丞餘並署諸州上佐縣令主簿初龔時嘗召司天監周傑筮之遇復之豐龔問曰享年幾何傑曰凡二卦皆土為應土之數五二五十也上下各五將五百五十五乎及鏐之敗果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一時之害爾又廣州童謠曰羊頭二四白

天雨至識者以羊是未之神是歲歲在辛未以二月四日擒銀天雨者王師如時雨之義又前一年九月八日夕衆星皆北流有知星者言劉氏歸朝之兆也四年詔銀月給增錢五萬米麥五十斛八年李煜平遷左監門衛上將軍進封彭城郡公太平興國初又進衛國公五年卒年三十九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南越王銀體質豐碩眉目俱竦有口辯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為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太祖太祖詔示諸宮官皆駭伏遂

以錢百五十萬給其直謂左右臣曰銀好工巧習以成性儻能以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太祖嘗乘肩輿從十數騎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銀先至賜銀卮酒銀疑為醑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死陛下不殺臣今見太平為大梁布衣足矣願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飲此酒太祖笑曰朕推心於人腹安有此事命取銀酒自飲之別酌以賜銀大慚頓首謝太宗將討晉陽召近臣宴銀預之

自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

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挺為諸國  
降王長太宗大笑賞賜甚厚其詆諧此類也張子守節  
守正皆至崇儀副使守正卒帝聞其家貧詔月給萬錢  
守素咸平中為侍禁亦貧真宗賜白金百兩語宰相曰  
諸偽主子孫率多窘迫蓋僭侈之後不知稼穡艱難所  
致也後至內殿崇班天禧中又錄為閤門祇候守通供  
奉官守正子克昌為三班奉職國昌為借職

龔澄樞廣州南海人性廉謹不妄交遊幼事龔為內供奉官累遷內給事晟襲位任閹人林延遇為甘泉宮使頗預政事延遇病將死言於晟曰臣死惟龔澄樞可用即日擢知承宣院兼內侍省改德陵使兼龍德宮使銀嗣位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萬華宮使驃騎大將軍改上將軍左龍虎軍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務皆決於澄樞澄樞與李托薛崇譽置酷法之具民甚苦之初巖改名龔有術者言不利名龔當敗國事遂改名龍後銀

用澄樞以其姓卒亡其國澄樞亦被誅

李托封州封川人少習騎射以謹愿事龔為內府局令  
晟襲位遷內侍省內侍充宮闈諸衛押番兼秀華宮使  
銀立改玩華宮使內侍監兼列聖景陽二宮使托納二  
女於銀銀以其長為貴妃次為美人政事皆訪托而後  
行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甘泉宮使兼六軍觀軍容使  
行內中尉遷驃騎上將軍內太師太祖命師伐銀既克  
韶州統軍使李承渥戰死節度副使辛延渥間道遣人

勸銀降托堅沮其議及就擒至許田太祖遣使問托等  
昨已約降復率衆來拒戰及軍敗又縱火焚府庫誰為  
之謀也托俛首不能對銀諫議大夫王珪謂托曰昔在  
廣州機務並爾輩所專火又自內起今天子遣使案問  
爾復欲推過何人遂唾而批其頰托乃引伏後至京斬  
之

薛崇譽韶州曲江人善孫子五曹筭晟署為內門使兼  
太倉使銀嗣位遷內中尉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簽書點

檢司事太祖命師克廣州崇譽縱火焚倉廩擒至京與  
李托同戮

潘崇徹廣州南海人事龔為內侍省局丞頗讀兵書立  
戰功晟嘗遣大將吳懷恩伐桂州平之懷恩為部下所  
殺命崇徹代之銀襲位加西北面都統歲餘銀頗疑崇  
徹遣薛崇譽使其軍以察之崇譽還遂白崇徹日以伶  
人百餘衣錦繡吹玉笛為長夜之飲不恤軍政銀怒召  
歸奪其兵柄自是居常怏怏太祖命師度嶺銀復命崇

徹領兵五萬戍賀江崇徹不為効命鏖敗至京太祖知其  
事特赦之授汝州別駕卒

宋史卷四百八十一

宋史卷四百八十一考證

劉銀傳上蔡人○冊府元龜作彭城人

有余延業者○宋通鑑作韓延業

宋史卷四百八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十一

史部

宋史卷四百八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四十一

世家五

北漢劉氏

北漢劉繼元并州太原人祖崇漢祖之弟漢初為太原尹北京留守隱帝嗣位周祖為樞密使崇謂判官鄭珙

曰吾與郭樞密素不協朝廷幼弱郭得志吾無類矣因泣下珙遂勸繕完甲兵招集亡命為自全計及聞隱帝遇害崇欲率兵南向會漢太后下令遣馮道詣徐州迎崇子贊為漢嗣崇信之謂賓佐曰吾兒為帝矣復何慮哉少尹李驤曰知幾其神時不可失揣郭公之心必不以天下與人不如領精騎疾度太行控孟津以觀其變徐州位定然後歸晉陽即郭公不敢動矣崇大怒罵曰腐儒敢離間我父子遽令左右曳出斬之驤曰僕負王

佐才今日為愚人畫計死固甘心但家有病妻願同戮  
於市崇並殺之表其事於太后明無他志俄周祖為衆  
所推降封贊湘陰公崇遣使奉書周祖乞贊歸藩使還  
知贊已死崇慟哭為驥立祠遂即皇帝位國仍號漢仍  
稱乾祐年改名旻以子鈞為太原尹判官趙華鄭珙為  
宰相陳光裕為宣徽使齋重幣結契丹自言與周有隙  
願如晉祖故事約為父子契丹主許之遣政事令燕王  
耶律述輶上樞使高勲策崇為大漢神武皇帝自是數

侵晉絳高平之敗崇單騎遁歸由此喪氣不敢復出師  
顯德元年崇卒鈞襲位鈞舊名承鈞後止名鈞改元天  
會以衛融為相段常為樞密使蔚進掌親軍子繼恩為  
太原尹始建七廟於漢祖舊第號顯聖宮潛結江南西  
川為外援六年冬鈞結契丹侵周明年正月周恭帝命  
太祖北征至陳橋驛衆推戴太祖即位鈞與契丹兵皆  
遁去是夏李筠以上黨叛令判官囚監軍周光遜等送  
於鈞稱臣求援鈞自至太平驛與筠會遣其宣徽使盧

贊將騎數千隨筠入寇又遣其河陽節度范守圖援之  
及太祖親討前軍石守信高懷德破筠衆於澤州獲守  
圖殺筠兵數千筠之沙谷砦又為折德扆所破斬首五  
百級九月昭義李繼勲率師入筠平遙虜獲甚衆建隆  
二年冬繼勲又敗筠兵斬首百餘級獲其遼州刺史傅  
廷彥弟勲以獻三年二月筠侵晉潞二州守將擊走之  
三月太祖詔河東降人徙家於邢洺計口給粟四月太  
原民四百七十人降七月筠捉生指揮使路貴等十一

人降並補內殿直四年八月邢州王全贊率師攻樂平  
鈞拱衛指揮使王超散指揮使元威侯霸榮率所部千  
八百人降全贊未幾鈞侍衛都指揮使蔚進馬軍都指  
揮使郝貴超與契丹悉兵來救樂平三戰皆敗之遂下  
其城詔建為平晉軍以降兵為倣順軍賜以錢帛靜陽  
十八砦遂相率來降九月鈞復引契丹攻平晉軍太祖  
遣洺州防禦使郭進濮州防禦使張彥進容省使曹彬  
趙州刺史陳萬通將步騎萬餘救之未至而鈞遁去乾

德二年二月李繼勲與兵馬鈐轄康延沼馬步軍都軍

頭尹訓率兵攻遼州鈞遣郝貴超來援戰于城下大敗

刺史杜延韜危蹙與拱衛都指揮使冀進兵馬都監侯

美籍部兵三千降于繼勲賜延韜等襲衣銀帶器幣鞍

勒馬其降兵以效順懷恩為名是月府州擒鈞衛州刺

史楊璘以獻又鈞耀州團練使周審玉等四人降賜審

玉襲衣金帶絹千匹銀五百兩鞍勒馬仍賜名承璫以

為左千牛衛大將軍領汾州團練使四月太祖遣馬軍

都校劉光將兵戍潞備鈞入侵五年三月鈞招收指揮使閻章以石盆砦降鎮州四月招收指揮使樊暉殺監軍成昭以鴻唐砦降鎮州六年正月偏成砦招收指揮使任恩等百五十人降晉州三月鎮州守將攻破鈞馬鞍山砦七月鈞烏玉砦主胡遇等百三十九人降鎮州初鈞自李筠敗狼狽而歸旦夕懼宋師之至以趙文度為相召抱腹山人郭無為參議中書事以五臺山僧繼顯為鴻臚卿參議國事因事誅段常契丹主遣使責鈞

曰爾不稟我命其罪三擅改年號一也助李筠有所覬  
覷二也殺段常三也鈞皇恐曰父為子隱願赦罪契丹  
不報自是使契丹者被留不遣終以勢力窘弱憂憤成  
疾是月卒年四十三繼恩嗣位初太祖嘗因界上諜者  
謂鈞曰君家與周氏為世讐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  
間何為因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  
負鈞遣諜者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  
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

哀其言笑謂謀者曰為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其世  
不加兵焉繼恩本姓薛父釗娶崇女晉初為護聖營卒  
漢祖典禁兵以釗崇壻釋其籍館門下漢祖後領方鎮  
爵位通顯釗罕得見其妻居常怏怏一日乘醉求見即  
引佩刀刺妻妻奮衣得脫釗乃自剄繼恩時尚幼漢祖  
令鈞養為子遂冒姓劉八月太祖詔伐繼恩以內客省  
使盧懷忠等二十二人將禁兵赴潞州昭義節度李繼  
勲為行營前軍都部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党進副之

宣徽南院使曹彬為都監棣州防禦使何繼筠為前鋒  
部署懷州防禦使康延沼為都監建雄軍節度趙贊為  
汾州路部署絳州防禦使司超副之隰州刺史李謙溥  
為都監九月繼勲敗繼恩軍於洞渦河其左勝軍使李  
瓊來降賜襲衣金帶鞍勒馬初鈞謂郭無為曰繼恩庸  
懦何堪付後事無為亦以為然至是繼恩獨處一室行  
喪左右親信皆在太原無得從者或勸召之繼恩猶豫  
不決有侯霸榮者邢州龍岡人多力善射走及奔馬嘗

為盜并汾間鈞用為散指揮使成樂平建隆中率所部  
來歸補內殿直未幾復奔太原鈞署供奉官至是謀持  
繼恩首獻太祖遂乘繼恩無備白晝挺刃而入反扃其  
門繼恩繞屏環走霸榮以刃堪胸弑之年三十四時立  
六十日矣無為遣卒登梯入殺霸榮立其弟繼元繼元  
本姓何初薛釗死崇以女再妻何氏生繼元何死鈞亦  
養繼元為子繼元既襲位改元廣運復結契丹為援開  
寶二年春太祖詔李繼勲趙贊郭進司超等將兵先赴

太原太祖遂親征以繼元大谷令梁文陟為太子洗馬  
郊令張續為右贊善大夫太祖將至繼勲敗繼元兵於  
城下其憲州推官史昭文以州來降升本州刺史乃壅  
汾水灌其城又遣海州刺史孫方進圍滄州繼元方恃  
契丹為援守陴者揚言旦夕契丹至四月何繼筠敗契  
丹於陽曲北太祖命以所獲首級鎧甲示於城下城中  
由是喪氣知嵐州趙文度遂來降閏五月南城為汾水  
陷水注城中太祖幸長隄觀焉登望樓者見繼元殺其

相郭無為城中紛擾俄而城兵自西長連城出將焚攻  
戰具反為攻兵擊走之斬首萬餘級夜半傳呼壁外繼  
元降太祖令衛士擐甲將開壁門八作使趙璲曰受降  
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太祖使伺之果諜者也太常博  
士李光贊上言曰陛下應天順人體元御極戰無不勝  
謀無不臧四方恃險之邦僭竊帝王之號者昔日與中  
國為隣今日與陛下為臣叢爾晉陽豈須親討重勞飛  
輓久駐師徒且太原得之未必為多失之未足為辱今

時屬炎蒸候當暑雨倘河津泛溢道路阻艱輦運稽留  
恐勞宸慮太祖覽奏甚喜命宰相趙普撫諭諸將欲班  
師禁軍校趙翰等叩頭願乘城急擊以盡死力太祖曰  
汝曹我所訓練無不一當百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  
不取太原豈忍驅汝曹冒鋒鏑而蹈必死之地乎士皆  
感泣遂班師九年八月太祖又遣党進潘美楊光美牛  
思進米文義討之時繼元謀者趙訓為晉州所捕械送  
于朝太祖命釋之給服裝放歸又遣郭進入忻代路郝

崇信王政忠入汾州路閻彥進齊超入沁州路孫晏宣  
安守忠入遼州路齊延琛穆彥璋入石州路九月党進  
敗繼元兵數千獲馬千餘郭進得山北民三萬七千餘  
十月遼州監押馬繼恩入并州境燔四十餘砦獲牛羊  
數千郭進又破壽陽得民九千穆彥璋入并州境得民  
二千党進又敗繼元兵千餘於城下是月太宗即位召  
諸將還太平興國二年繼元胡桃砦指揮使史溫等以  
其民內附太宗謂齊王廷美曰太原我必取之四年始

議討伐曹彬以為可太宗意遂決語在彬傳宰相薛居正曰昔周世宗舉兵太原倚契丹之援堅壁不戰以至師老而歸及太祖破契丹於鴈門關南盡驅其民分布河洛之間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闢土舍之不足以為患願陛下熟慮之太宗曰今者事同而勢異彼弱而我強昔先王破契丹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為今日事也朕計決矣卿勿復言遂遣宣徽南院使潘美等率諸將分兵圍汾沁嵐諸州車駕遂親征以驍

將郭進扼石嶺關斷契丹援路契丹果至進擊敗之初  
繼元遣子續質於契丹契丹為進所敗繼元又遣健步  
間道齎蠟九帛書求救進又得之徇於城下繼元外援  
不至饒道又絕潘美等兵數十萬長圍四合自春徂夏  
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城中大懼會太宗奄至親督衛士  
急攻人百其勇城無完堞太宗慮城陷則殺傷者衆以  
手詔諭繼元降詔至城下守陴者不納繼元不能知太  
宗躬擐甲胄夜至長連城督諸將攻之控弦之士數萬

列陣於前蹲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每給矢必數百萬頃之咸盡捕得城中人云繼元以十錢購一矢凡聚百餘萬太宗笑曰此為我畜也五月庚辰繼元宣徽使范超來降攻城者以超為出戰禽而戮之繼元遂斬超妻子投其首城外壬午馬軍都指揮使郭萬超踰城降繼元帳下親信因之漸亡去城中危急太宗又自草詔諭之曰越王吳主獻地歸朝或授以大藩或列於上將臣僚子弟皆享官封繼元但速降必保終始富貴安危

兩途爾宜自擇至是詔入諸將銳攻不可遏太宗臨之  
恐城陷害民麾衆少退是夕繼元遣其客省使李勲奉  
表請降太宗賜勲襲衣金帶銀器錦綵銀鞍勒馬復遣  
通事舍人薛文寶齎詔答之夜漏未盡太宗幸城北張  
樂宴從臣於城臺繼元降遲明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  
待罪臺下詔釋之賜襲衣玉帶金銀鞍勒馬三匹金器  
五百兩銀器五千兩錦綵二千段文武官各賜衣金銀  
帶器幣鞍勒馬有差召升臺繼元叩頭言臣聞車駕親

征即願束身歸罪蓋亡命者懼死逼臣不得降爾太宗  
籍軍中亡投繼元者數百人選其巨室者以從軍法餘  
賜服及錢帛分隸諸將詔授繼元特進檢校太師右衛  
上將軍封彭城郡公館於行在所給賜甚厚其相李惲  
等授官有差命中使康仁寶監之繼元獻其宮妓百餘  
悉分賜立功將校又令仁寶護繼元親屬百餘赴京所  
過續食賜京城甲第一區歲時優加頒賚六年加開府  
儀同三司雍熙三年建房州為保康軍以繼元為節度

淳化二年繼元疾遣中使護醫診視及卒遺奏以其子  
三猪為托太宗惻然哀之贈中書令追封彭城郡王賙  
賙加等葬事官給時三猪六歲賜名守節授西京作坊  
副使家居賜祿初太宗征繼元行次澶淵有太僕寺丞  
宋捷者掌出納行在軍儲太宗見其姓名喜以為師必  
有捷之兆及將至太原太宗遣詔攻城諸將曰我以端  
午日當置酒高會於太原城中至癸未繼元降乃五月  
五日也劉崇自周廣順元年稱帝歷四主二十九年而

亡繼元性殘忍在太原凡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自太祖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紀及窮蹙始降太宗待遇終保全之嘗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劉禪思蜀之對戲之云何乃似卻正之言此不仁之甚也亡國之君皆暗懦所致苟有遠識豈至滅亡此可愍傷何反戲侮乎劉繼元朕所虜者待之若賓客猶恐不慰其意爾守節後為崇儀使改右屯衛將軍天禧四年特遷右武衛將軍改右驍衛將軍

衛融字明遠青州博興人晉天福初舉進士調南樂主簿歷齊澶二州從事忠武軍掌書記漢初為太原觀察支使劉崇稱帝授中書侍郎平章事太祖立李筠據上黨遣使降劉鈞鈞自將兵至太平驛與筠會遣宣徽使盧贊入潞州監筠軍贊與筠不協鈞遣融和解之會筠敗融被擒太祖責之曰汝何故勸劉鈞舉兵助李筠反耶融曰犬吠非其主臣四十口受劉氏豐衣美食不忍負之陛下縱不殺臣臣亦不為陛下用終當間道走河

東爾太祖怒令左右以鐵撾擊其首曳出將戮之融大呼曰大丈夫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今之死正得其所爾太祖聞之曰此忠臣也遽命釋之召坐御前以良藥傅其創賜襲衣金帶鞍勒馬既而欲放融歸令融先為書諭鈞言俟周光遜等歸朝即遣融去鈞得書久無報乃授融太府卿賜第京城乾德初郊祀融獻郊禋大禮賦改司農卿出知陳舒黃三州開寶六年卒年六十九子偁儔孫齊並進士及第

趙文度薊州漁陽人父玉嘗客滄州依節度判官呂充  
劉守光破滄州收充親屬盡戮之充子琦年十四玉負  
之以逃至太原變姓名丐衣食以給琦琦後唐同光初  
為藩郡從事當是時燕趙之士以玉能存呂氏之孤翕  
然稱之明宗朝琦至職方員外郎知雜清泰中琦為給  
事中端明殿學士玉已卒矣文度入洛舉進士琦薦於  
主司馬喬孫擢甲科歷徐兗陳許四鎮從事漢初為河  
東掌書記文度捷給善戲謔劉崇雅愛之及稱帝累官

至翰林承旨兵部尚書天會四年授中書侍郎平章事  
轉門下侍郎兼樞密使加司徒久之與郭無為不協出  
知汾州徙嵐州太祖開寶二年親征晉陽遣偏師圍嵐  
文度危蹙請降待罪行宮太祖命釋之賜襲衣玉帶金  
鞍勒馬器幣甚厚其官屬賜物有差文度本名弘以犯  
宣祖廟諱賜今名師還授檢校太傅安國軍節度歲餘  
徙華州不宣制而告敕同宣制之例又徙耀州凡歷三  
鎮七年卒年六十一文度善為詩人多諷誦有觀光集

文度之降也其母在太原世以不能死節罪之子昌圖至內殿崇班閤門祇候

李惲字孟深開封陽武人漢乾祐中舉進士客游嵐州會劉崇自立署州從事擢知制誥翰林學士累至司空平章事時母在鄉里惲不知存亡居常戚戚但以奕棋沈酒為務政事多廢劉繼元頻以為言惲不介意後方與僧奕棋繼元命近侍直抵惲前取局焚之惲怡然徐詣繼元謝繼元因切責之明日別造新局奕棋如故太

宗克太原為殿中監始知母亡表求追服母喪不許出  
知廣州遷司農卿連知許孟二州以足疾求解授忠武  
軍行軍司馬端拱元年卒年七十三惲性踈達善談名  
理年少時好滑稽及為相頗事持重初與王溥李昉同  
年登第太原平相見叙舊情好益固論者美之子存誠  
駕部員外郎存信左侍禁閣門祇候

馬峰并州太原人仕劉繼元至樞密使左僕射致仕太  
原平太宗以為將作監遷太府卿分司西京峰善服餌

養生體強無疾性鄙吝頗好持論雍正元年卒年八十餘

郭無為青州千乘人少博學有辭辯為道士隱武當山漢乾祐中周祖征河中無為杖策謁於軍門周祖一見大奇之將留館門下左右曰無為縱橫家流今公握重兵不宜親之無為遂拂衣去隱太原抱腹山會劉鈞將兵援李筠將發太原其大臣趙華諫曰鈞舉動輕易今起兵應之未見其可鈞怒不顧遂行及鈞敗鈞狼狽而

歸由是重文學之士且日夕懼宋師至頗求有智謀者  
與之計事段常薦無為於鈞鈞以諫議大夫召之及至  
與語大悅尋遷吏部侍郎參議中書事與趙文度同秉  
政意好不協鈞乃出文度知汾州俄誅段常遂以無為  
為左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機務一以委之鈞嘗病與  
無為語及後事謂其子繼思不才無為亦言其然繼思  
既立知其事欲誅無為畏懦不能決月餘侯霸榮弒繼  
思無為使人殺霸榮并人疑無為初授意於霸榮後殺

之以滅口也繼元立太祖遣李繼勲等討之仍詔許繼元以青州節度無為邢州節度無為得詔色動一日繼元宴羣臣契丹使亦在焉無為慟哭於庭曰今日以空城抗大軍計將安出引佩刀欲自刺繼元遽降階持其手引無為升坐蓋無為欲以動衆心也及太祖親征長圍既合無為請自將兵夜出擊圍欲自拔來歸值天陰晦而止閹人衛德貴告其事會太祖壅汾水浸城城中人情大懼繼元乃殺無為以徇



宋史卷四百八十二

宋史卷四百八十二考證

郭無為傳青州千乘人○十國春秋云棣州人

宋史卷四百八十二考證

謹案卷四百八十一第七頁前一行謀臣裨闔之  
策刊本裨訛押今改

卷四百八十二第十四頁後六行政事多廢刊本  
政訛攻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監生臣莊經明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八十三

詳校官編修<sub>臣</sub>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一百十一

史部

宋史卷四百八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四十二

世家六

湖南周氏

荆南高氏

漳泉留氏

陳氏

湖南周行逢朗州武陵人少無賴不事產業嘗犯法配

隸鎮兵以驍勇累遷裨校自唐乾寧二年馬氏專有湖南二十州之地雖稟朝廷正朔其郡守官屬皆自署至周廣順初兄弟爭國求援於江南李景景遣大將邊鎬率兵赴之因下長沙遷馬氏之族於建康封希萼爲楚王居洪州希崇鎮舒居揚州宋興希崇率兄弟十七人歸朝皆爲美官景以鎬爲潭帥會朗州衆亂推衙將劉言爲留後言以行逢爲都指揮使行逢以衆情表於景請授言節鉞景不從召言入金陵言懼遣副使王進逵

行軍何景真與行逢帥舟師襲破潭州鎬遁去行逢等據其城言遣使上言長沙兵亂焚燒公府請移治朗州周祖即以言爲朗帥王進達爲潭帥行逢爲潭州行軍司馬領集州刺史未幾進達寇朗州害劉言周祖即以進達爲朗州節度以行逢領鄂州節度知潭州軍府事初朗州人謂劉言爲劉齧牙馬氏將亂湘中童謠云馬去不用鞭齧牙過今年及邊鎬俘馬氏鎬爲劉言所逐而言亦被害顯德中世宗將用師淮甸詔朗州王進達

出師入鄂州界進達遣裨將潘叔嗣領兵五千爲先鋒  
行及鄂州界叔嗣乃回戈襲進達進達聞之倍道先入  
武陵叔嗣攻其城進達敗走爲叔嗣所殺迎行逢爲節  
度行逢至即斬叔嗣以徇世宗乃授行逢朗州大都督  
武平軍節度制置武安靜江等州軍事兼侍中盡有湖  
南之地宋初加兼中書令行逢在鎮盡心爲治辟署官  
屬必取廉介之士有女壻求補吏不許返給以耒耜語  
之曰吏所以治民也汝才不能任職豈敢私汝以祿邪

姑歸墾田以自活其公正多此類條教簡約民皆悅之  
然性多猜忌左右少有忤意者必寘於法麾下之人重  
足累息有何景山者爲王進達記室常狎侮行逢及行  
逢爲帥署景山益陽令數月縛投於江又館驛巡官鄧  
洵美與翰林學士李昉同年進士會昉使行逢召至傳  
舍與話終日行逢疑其泄已陰事黜爲易俗場官潛遣  
殺之由是士流不附馬氏舊僚有天策府學士徐仲雅  
性滑稽頗恃才倨傲行逢以爲節度判官行逢多署溪

洞蠻酋爲司空太保一日謂仲雅曰吾奄有湖湘兵彊俗阜四隣其懼我乎仲雅曰公部內司空滿川太保徧地孰敢不懼行逢不悅擯斥仲雅行逢妻潘氏貌醜性剛狠行逢爲帥妻不爲屈不入府署躬率奴僕耕織以自給賦調必先期輸送行逢止之不從曰稅官物也若主帥自免其家何以率下建隆三年十月行逢卒追封汝南郡王子保權年十一初爲武平軍節度副使太祖授以起復檢校太尉朗州大都督武平軍節度初行逢

疾且亟召將校託保權曰吾部內兇狠者誅之畧盡唯  
張文表在焉吾死文表必亂諸公善佐吾兒無失土宇  
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於虎口行逢卒明年春  
文表果自衡州舉兵據潭州將取朗陵盡滅周氏保權  
乞師於朝廷江陵高繼冲亦以其事聞上遣中使趙璘  
齎詔諭文表而保權之奏繼至乃遣山南東道節度慕  
容延釗爲湖南道行營都部署宣徽南院使李處耘爲  
都監率淄州刺史尹崇珂申州刺史聶章郢州刺史趙

重進判四方館事武懷節氍毹使張繼勲染院副使康延澤內酒坊副使盧懷忠等將步騎往平之又發安復等十州兵會於襄陽師及江陵趙璘至潭州文表已爲保權之衆所殺保權牙校張從富輩以爲文表已平而王師繼進不已懼爲襲取相與拒守延釗令閤門使丁德裕先路安撫及至城下從富輩拒而不納盡撤部內橋梁沉舫伐樹塞路德裕以不奉詔不敢與戰退軍以須朝旨延釗以聞太祖遣中使諭保權及將校曰爾本

請師救援故發大軍以拯爾難今妖孽既殄是有大造  
於爾輩反拒王師何也無自取塗炭重擾生聚保權出  
軍於澧州南未及交鋒望風而潰復還朗州焚廬舍廩  
庫皆盡驅畧居人奔竄山谷城郭爲之一空王師長驅  
而南獲從富於西山下梟首朝市其大將汪端刼保權  
并家屬棄城亡匿山洞王師至數月獲保權武懷節分  
兵克岳州端擁保權衆寇畧未幾亦就擒磔於市湖湘  
悉平保權至上章待罪優詔釋之賜襲衣金帶鞍勒馬

茵褥銀器千兩帛二千匹錢千貫授右千牛衛上將軍  
葺京城舊邸院爲第令居焉仍下詔朗州增築行逢之  
墓保權乾德五年累遷右羽林統軍太平興國元年知  
并州賜錢三百萬雍熙二年卒年三十四

李觀象桂州臨桂人行逢署爲掌書記行逢性殘忍多  
誅殺觀象懼及禍清苦自勵以求知遇帳幃寢衣悉以  
紙爲之行逢頗加信任軍府之政一皆取決觀象涉經  
史有文辭忌才怙寵湖南士人多爲所排擯行逢臨終

託以後事令其子保權善待之及張文表難作王師壓境觀象謂保權曰我所恃者北有荆渚以爲唇齒今高氏拱手聽命朗州勢不獨全莫若幅巾歸朝則不失富貴保權幼懦不能用其言及湖湘平太祖聞觀象嘗爲保權畫謀以爲左補闕

張文表朗州武陵人從王進逵周行逢舉兵逐邊鎬行逢署文表衡州刺史頗心忌之常欲誅文表未有以發及行逢卒保權遣兵代永州戍卒路出衡陽文表遂驅

之以襲潭州時行軍司馬廖簡知留後素輕文表不爲之備方宴飲外報文表兵至簡殊不以介意謂四坐曰此黃口小兒至則成擒何足患也飲啖如故俄文表率衆徑入府中簡醉不能發弓弩但按膝叱之文表遂害簡及坐客十餘人保權遣其將楊師璠悉衆以禦文表保權泣謂衆曰先君可謂知人矣今墳土未乾文表構逆軍府安危在此一舉諸公勉之衆皆感憤遂破其衆於平津亭擒文表齧而食之初文表將攻長沙猶豫未

決有小校夢文表龍出領下明日以告文表喜曰天命也及敗梟首于朗陵市

荆南高保融字德長其先陝州峽石人祖季興唐末爲荆南節度歷梁後唐封南平王卒子從誨嗣至太傅中書令五代史有傳從誨生保融以長興初蔭補太子舍人賜緋晉天福中制授檢校司空判內外諸軍俄遷節度副使開運末領峽州刺史累加至檢校太傅漢初從誨卒權知軍府事制授起復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江陵

尹荆南節度荆歸峽觀察使遣翰林使郭允明賜衣幣  
乾祐二年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周廣順初加兼中書令  
封渤海郡王正衙命使禮部尚書王易副使刑部郎中  
景範發冊命仍賜禮服冠劔顯德初進封南平王世宗  
即位加守中書令世宗征淮南詔保融出水軍數千人  
抵夏口爲犄角淮甸平璽書褒美以絹數萬匹賞其軍  
世宗將議伐蜀保融上言請率舟師趣三峽六年恭帝  
即位加守太保宋初守太傅連遣使貢獻恩顧甚厚是

歲八月卒年四十一廢朝三日遣儀鸞使李繼超賜賻  
物兵部尚書李濤兵部郎中率汀持節冊贈太尉諡正  
懿保融性迂闊淹緩御兵治民一時術畧政事悉委於  
母弟保勗焉子繼冲繼充至歸州刺史

保勗字省躬從誨第十子保融同母弟也晉天福初起  
家領漢州刺史保融嗣政令判內外諸軍事周廣順元  
年加檢校太傅充荆南節度副使顯德初從保融之請  
加檢校太尉充行軍司馬領寧江軍節度融卒保勗權

知軍府奉章以聞太祖即授以節度使建隆二年遣其弟保寅入貢初保融於紀南城北決江水瀦之七里餘謂之北海以閼行者至是太祖因保寅歸諭旨令決去使道路無阻保勗幼多病體貌臃瘠淫佚無度日召娼妓集府署擇士卒壯健者令恣調謔保勗與姬妾垂簾共觀以爲娛樂又好營造臺榭窮極土木之工軍民咸怨政事不治從事孫光憲切諫不從三年十一月卒年三十九廢朝二日贈侍中遣御厨使李光睿賻祭初保

勗在保抱從誨獨鍾愛故或盛怒見之必釋然而笑荆人目爲萬事休及保勗之立藩政離弱卒裁數月遂失國亦預兆也

繼冲字贊平保融長子也周顯德六年以蔭檢校司空爲荆南節度副使建隆三年保勗寢疾以繼冲爲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保勗卒四年正月制授繼冲爲檢校太保江陵尹荆南節度時湖南張文表叛周保權求救於朝廷詔江陵發水軍三千人赴潭州繼冲即遣親校李

景威將之而往二月慕容延釗李處耘等率衆至繼冲以牛酒犒師開門納延釗等即遣客將王昭濟蕭仁楷奉表納土太祖令御厨使邵岳持詔安撫樞密承旨王仁贍爲荆南都巡檢使仍令齎衣服玉帶器幣鞍勒馬以賜繼冲授繼冲馬步都指揮使梁延嗣爲復州防禦使節度判官孫光憲爲黃州刺史右都押衙孫仲文爲武勝軍節度副使知進奏鄭景玖爲右驍衛將軍王昭濟左領軍衛將軍蕭仁楷供奉官繼冲籍管內芻糧錢

帛之數來上又獻錢五萬貫絹五千匹布五萬匹復遣  
支使王崇範詣闕貢金器五百兩銀器五千兩錦綺二  
百段龍腦香十斤錦繡帷幕二百事三月詔鞍轡庫使  
翟光裔齎官告旌節賜繼冲并存問參佐官吏等又以  
保融兄弟諸父江陵少尹保紳爲衛尉卿節院使保寅  
爲將作監充內作坊使左衛都將保緒爲鴻臚少卿右  
衛都將保節爲司農少卿合州刺史從翊爲右衛將軍  
衙將保遜爲左監門衛將軍巴州刺史保衡爲歸州刺

史知峽州事保膺爲本州刺史衙將從誥爲右衙率府率從讓爲左清道率府率從謙爲左司禦率府率又以王崇範爲節度判官高若拙觀察判官梁守彬江陵少尹韋仲宣掌書記胡允脩節度推官州縣官悉仍舊別賜管內符印五月保紳等來朝各賜京城第一區六月命王仁贍兼知軍府事會是歲將郊祀表求入覲可之十月至闕下獻金銀器錦帛寶裝弓劍繡旗幟象牙玉鞍勒等賜賚甚厚郊裡畢授繼冲徐州大都督府長史

武寧軍節度使徐宿觀察使繼冲鎮彭門幾十年委政僚佐部內亦治開寶六年卒年三十一廢朝二日贈侍中遣中使護喪葬事官給自高季興據有荆南歸峽之地傳襲三世五帥凡四十餘年

保寅字齊巽晉天福七年以蔭授太子舍人賜緋累加檢校司空兄保融襲封奏署節院使賜金紫宋興保勗既襲封遣保寅入覲太祖召對便殿授掌書記遣還保寅語保勗曰真主出世天將混一區宇兄宜首率諸國

奉土歸朝無爲他人取富貴資保勗不聽王師討武陵  
道出荆渚保寅奉牛酒迎犒軍鋒太祖聞之驛召赴闕  
授將作監充內作坊使賜第一區俄知宿州乾德四年  
丁外艱起復轉少府監開寶五年知懷州歷司農衛尉  
二卿是州本隸河陽時趙普爲帥與保寅素有隙事多  
抑制保寅心不能平手疏請罷支郡之制詔從之又爲  
西川諸州都巡檢使改光祿卿歷知同汝二州改光化  
軍卒年六十八廢朝賻錢十萬初保寅在懷州蘇易簡

王欽若並妙年始趨學在同州錢若水爲從事在光化軍張士遜其邑人也保寅一見皆獎拔許以遠大議者多其知人子輔政輔之輔堯輔國並進士及第輔政至祕書丞輔之至太常丞

孫光憲字孟文陵州貴平人世業農畝惟光憲少好學游荆渚高從誨見而重之署爲從事歷保融及繼冲三世皆在幕府累官至檢校祕書監兼御史大夫賜金紫慕容延釗等救朗州之亂假道荆南繼冲開門納延釗

光憲乃勸繼冲獻三州之地太祖聞之甚悅授光憲黃  
州刺史賜賚加等在郡亦有治聲乾德六年卒時宰相  
有薦光憲爲學士者未及召會卒光憲博通經史尤勤  
學聚書數千卷或自抄寫孜孜讐校老而不廢好著撰  
自號葆光子所著荆臺集三十卷顰湖編玩三卷筆傭  
集三卷橘齋集二卷北夢瑣言三十卷蠶書二卷又撰  
續通歷紀事頗失實太平興國初詔毀之子謂謹並進  
士及第

梁延嗣京兆長安人少事高季興頗見委任表授檢校  
司空領綿州刺史充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歷事四帥  
人稱其忠蓋繼冲之納土也延嗣亦嘗勸之復率荆之  
水軍從慕容延釗越戰太祖嘉之授復州防禦使充湖  
南前軍步軍都指揮使兼排陣使後因郊禮自復州入  
朝太祖慰撫之曰使高氏不失富貴爾之力也改濠州  
防禦使有善政詔書褒美延嗣頗知書好接士嘗暴疾  
禳於城隍神是夕夢神人告以九九之數俄疾愈開寶

九年卒八十一

漳泉留從效泉州永春人幼孤事母兄以孝悌聞頗知書好兵法唐末王審知據有福建之地子延鈞後唐長興中僭稱帝國號閩都福州爲其下所殺立審知次子延羲晉天福末部將朱文進殺延羲據其位署其黨黃紹頗爲泉州刺史程贊爲漳州刺史許文禎爲汀州刺史時審知子延政爲建州刺史亦僭稱帝泉人念王氏失國羣逆分據時從效爲泉州散指揮使與其黨王忠

順董思安及所親蘇光誨相與圖議興復王氏從效倡  
言吾等皆受王氏恩遇今王氏子孫未復位而不思報  
可謂忠義乎聞建州士卒謀盡力擊福州以復王氏苟  
一旦功先成王氏復位我輩何面見之邪於是忠順思  
安置酒從效家募敢死士得陳洪進等五十二人夜持  
白挺踰城而入劫庫兵擒紹頗斬之立延政從子繼勳  
爲刺史從效等三人自署爲統帥洪進等皆爲指揮使  
繼勳令送紹頗首於建州奉延政爲主延政遂送款於

江南李景文進率衆攻泉州爲從效所敗會景遣將討王氏之亂圍福州兩浙錢氏發兵來援景將但克汀建而歸福州入於錢氏從效以兵劫繼勲送江南自領漳泉二州留後李景即建泉州爲清源軍授從效節度泉州漳等州觀察使閩中五州自此分矣景累授從效同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封鄂國公晉江王從效出自寒微知人疾苦在郡專以勤儉養民爲務常衣布素置公服於中門之側出則衣之每言我素貧賤不可忘本民甚

愛之部內安治王氏有二女嫁爲郡人妻從效奉之甚  
謹資給豐厚每歲取進士明經謂之秋堂世宗征淮甸  
李景以兵十萬保紫金山從效累表於景言其頓兵老  
師形勢非便既而果敗江北之地盡入於中朝從效遣  
衙將蔡仲贇等爲商人以帛書表置草帶中自鄂路送  
欵內附又遣別駕黃禹錫間道奉表以獬豸通犀帶龍  
腦香數十斤爲貢世宗錫詔書嘉納之從效又乞置邸  
京師世宗以其素附江南慮其非便不許宋初從效遂

上表稱藩貢奉不絕會李景遷洪州從效疑景討已頗懼遣其從子紹錡齎厚幣獻景又遣使假道吳越入貢太祖特命使厚賜以撫之使未至從效疽發背卒年五十七僞贈太尉靈州大都督從效無嗣以兄從願之子紹錡紹鎡爲子從效寢疾時從願守漳州紹錡在金陵紹鎡尚幼衙校張漢思陳洪進等率兵劫從效遷東亭漢思自稱留後洪進爲副使時建隆三年也明年洪進又廢漢思而自立從效再從弟仁諲淳化中爲泗州長

史有清節官散奉薄雖藜藿不充未嘗妄干人太宗聞之詔赴闕特遷揚州觀察支使大中祥符七年從效孫丕式詣闕上從效所受太祖朝制書授三班借職

陳洪進泉州仙遊人幼有壯節頗讀書習兵法及長以材勇聞隸兵籍從攻汀州先登補副兵馬使從留從效殺黃紹頗將以紹頗首送建州請出兵爲援羣下以道阻賊盛憚其行洪進慮事久生變獨請往至尤溪賊數千人遮道不得前洪進給賊曰福州泉州已爲義師所

襲爾輩復爲何人戍守即持紹頗首示之曰我送此於  
建州迎嗣君以歸國爾輩將安歸乎賊遂潰渠帥數人  
皆聽命洪進至建州延政大悅以爲本州馬步行軍都  
校是歲晉開運元年也自是漳州殺程贇迎延政從子  
繼成爲刺史許文稹以汀州降連重遇殺朱文進傳首  
建州福人又殺重遇延政遂遣洪進歸泉州三年李景  
陷建州延政入江南明年泉州留從效劫王繼勲降江  
南景以從效爲清源軍節度洪進爲統軍使與副使張

漢思同領兵柄累立戰功從效卒少子紹鑑典留務月  
餘洪進誣紹鑑將召越人以叛執送江南推副使張漢  
思爲留後自爲副使漢思年老醇謹不能治軍務事皆  
決於洪進漢思諸子並爲衙將頗不平洪進圖欲害之  
漢思亦患其專明年夏四月漢思大享將吏伏甲於內  
將害洪進酒數行地忽大震棟宇將傾坐立者不自持  
同謀者以告洪進洪進亟去衆驚悸而散漢思事不成  
慮洪進先發常嚴兵爲備洪進子文顯文顯皆爲指揮

使勒所部欲擊漢思洪進不許一日洪進袖置大鎖從  
二子常服安步入府中直兵數百人皆叱去之漢思方  
處內齋洪進即鎖其門使人叩門謂漢思曰郡中軍吏  
請洪進知留務衆情不可違當以印見授漢思惶懼不  
知所爲即自門間出印與之洪進遽召將校吏士告之  
曰漢思昏耄不能爲政授吾印請吾蒞郡事將吏皆賀  
即日遷漢思別墅以兵衛送遣使請命於李煜煜以洪  
進爲清源軍節度泉南等州觀察使時太祖平澤潞下

揚州取荆湖威振四海洪進大懼遣衙將魏仁濟間道奉表自補清源軍節度副使權知泉南等州軍府事且言張漢思老耄不能御衆請臣領州事恭聽朝旨太祖遣通事舍人王班齎詔撫諭又與李煜詔曰泉州陳洪進遣使奉表言爲衆所推因而總領州事以誠控告聽命於朝觀其傾輸尤足嘉尚但聞泉州昔嘗附麗尤荷撫綏然變詐多端屢移主帥恐其地里遼遠制御有所未遑朕以書軌大同恩威遠被嘉其款附已降詔書蓋

矜其遠俗便安不必以彼此爲意想惟明哲當體朕懷  
煜上言洪進多詐首鼠兩端誠不足聽太祖又詔諭之  
煜乃聽命建隆四年遣使朝貢是冬又貢白金萬兩乳  
香茶藥萬斤煜復上言請寢洪進恩命太祖又以諭煜  
乾德二年制改清源軍爲平海軍授洪進節度泉漳等  
州觀察使檢校太傅賜號推誠順化功臣鑄印賜之以  
文顯爲節度副使文顯爲漳州刺史是年夏丁家艱起  
復洪進每歲以修貢朝廷多厚歛於民第民貲百萬以

上者令差入錢以爲試協律奉禮郎蠲其丁役及江南  
平吳越王來朝洪進不自安遣其子文顥入貢乳香萬  
斤象牙三千斤龍腦香五斤太祖因下詔召之遂入覲  
至南劔州聞太祖崩歸鎮發哀太宗即位加檢校太師  
明年四月來朝朝廷遣翰林使程德玄至宿州迎勞既  
至賜錢千萬白金萬兩絹萬匹禮遇優渥又增其食邑  
以其子文顥爲團練使文顥文頊並爲刺史洪進遂上  
言曰臣聞峻極者山也在汙壤而不辭無私者日也雖

覆盆而必照顧惟遐僻尚隔聲明願歸益地之圖輒露  
由衷之請臣所領兩郡僻在一隅自浙右未歸金陵偏  
霸臣以崎嶇千里之地疲散萬餘之兵望雲就日以維  
勤畏首畏尾之不暇遂從間道遠貢赤誠願傾事大之  
心庶齒附庸之末太祖皇帝賜之軍額授以節旄俾專  
達於一方復延賞於三世祖父荷漏泉之澤子弟享列  
土之榮檠戟在門龜綈盈室雖冠列藩之寵未修肆覲  
之儀暨江表底平先皇厭世會嬰犬馬之病尚阻雲龍

之庭皇帝陛下欽嗣丕基誕敷景命臣遠辭海嶠入覲  
天墀獲親咫尺之顏疊被便蕃之澤六飛遊幸每奉屬  
車之塵三殿宴嬉屢挹大罇之味旬浹之內雨露駢臻  
至於童男亦荷殊獎恩榮若此報效何階志益戀於君  
軒心遂忘於坎井臣不勝大願願以所管漳泉兩郡獻  
于有司使區區負海之邦遂爲內地蚩蚩生齒之類得  
見太平伏望聖慈授臣近地別鎮臣男文顯等早膺朝  
獎皆忝郡符牙校賓僚久經驅策各希立造稍霑鴻私

太宗優詔嘉納之以洪進爲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留  
京師奉朝請諸子皆授以近郡賜白金萬兩各令市宅  
明年從平太原六年封杞國公雍熙元年進封岐國公  
洪進年老富貴且極上言求致仕優詔免其朝請二年  
以疾卒年七十二廢朝二日贈中書令諡曰忠順中使  
護喪葬事官給洪進在泉州日方畫有蒼鶴翔集內齋  
前引吭向洪進洪進視之有魚鯁其喉即以手探取之  
魚猶活鶴馴擾齋中數日而後去人皆異之洪進弟鉅

初爲泉州都指揮使開寶四年授漳州刺史入貢至宿  
州卒銛子文璉供奉官閣門祇候

文顯字仲達洪進領漳泉節制署左神機指揮使遷泉  
州馬步軍使都督右軍押衙乾德初朝命平海軍節度  
副使累加檢校太保洪進歸朝授文顯通州團練使知  
泉州未幾代還時太宗征太原朝於行在久之出爲青  
齊廬壽西京水南北陝州四州都巡檢使文顯與諸弟  
不睦咸平初御史中丞李惟清抗疏曰文顯等並分符

竹委以方面一門榮盛當世罕儔先人之墳土未乾私室之風規大壞兄弟列訟骨肉爲仇官奉私藏同居異爨屢經赦宥而久積人言文顯首起訟端當律文尊長之坐乞寘散秩以警浮俗詔曰文顯等頗傷名教合寘邦刑以其父有忠勲未忍捐棄宜賜誠諭許其改過儻無悛革當正簡書令御史臺告諭之以疾改通許鎮都監六年卒年六十五子宗憲歷虞部員外郎爲西京作坊使宗元殿中丞

文顥初爲泉州右軍散兵馬使衙內都指揮使俄權知漳州朝命漳州刺史凡七年求還泉州署行軍司馬開寶末江南平洪進之第三子文顥入貢文顥不欲行乃遣文顥至京師自陳願留以俟父入覲太祖嘉之及洪進歸朝授文顥房州刺史會升房州爲節鎮換康州刺史端拱初出知同州錢若水爲從事文顥深禮之委以郡政咸平初知耀州又徙徐州坐用刑失入責授左武衛大將軍知漣水軍上念其父納土效順復以爲康州

刺史留京師大中祥符初議東封以濮州馳道所出命知州事須置供擬頗勤至詔褒之駕至召見勞問禮畢改衡州刺史特給內地刺史奉料未幾代還以老疾累表求致仕詔免朝謁歲給公費及月廩並如故六年卒年七十二

文顗始爲泉州衙內都指揮使知漳州洪進歸朝授滁州刺史仍舊知州俄召歸奉朝請景德中換光州以久次領和州團練使歷知海濮維沂黃五州信陽軍所至

無能稱卒年七十一錄其子宗綬爲大理評事孫永弼永昇爲三班借職次子宗纘太子中舍

文頊本文顯子初洪進在泉州有相者言一門受祿當至萬石時洪進與三子皆領州郡而文頊始生乃以文頊爲子欲應其言初補泉州衙內都校又爲衙內都監使朝命領順州刺史歸朝領登州刺史滄棣有寇盜命爲巡檢使會以禁軍大校趙延溥爲登州團練使文頊改舒州刺史淳化三年卒年三十五文頊頗知書亦工

畫子宗絳爲殿中丞

宋史卷四百八十三

宋史卷四百八十三考證

周行逢傳行逢妻潘氏○

臣人龍

按九國志行逢妻嚴

氏父廣遠仕馬氏爲評事因以女妻行逢宋通鑑作  
鄧氏三楚新錄及宋史作潘氏皆非

高保融傳○馬令南唐書作保庸

保融弟保勗○清異錄作保勉

保融長子繼冲字贊平○五代史繼冲字咸和

留從效傳泉州永春人○

臣琦

按五代史五國故事唐

紀傳南唐書皆作從効泉州桃林人

宋史卷四百八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一百十二

史部

宋史卷四百八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四十三

周三臣

韓通

李筠

李重進

五代史記有唐六臣傳示譏也宋史傳周三臣其名似之其義異焉求所以同則歸於正名義扶綱常而已韓

通與宋太祖比肩事周而死於宋未受禪之頃然不傳於宋則忠義之志何所託而存乎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孔子定書不改其舊稱焉或曰三人者嘗臣唐晉漢矣曰智氏之豫讓非歟作周三臣傳

韓通并州太原人弱冠應募以勇力聞補騎軍隊長晉開運末漢祖建義於太原寘通帳下尋從漢祖至東京累遷為軍校漢祖典衛兵以通為衛隊副指揮使從討

杜重威得銀青階檢校國子祭酒漢祖開國加檢校左  
僕射隱帝即位遷奉國指揮使乾祐初周祖為樞密使  
統兵伐河中知通謹厚命之自隨先登身被六創以功  
遷本軍都虞候周祖鎮大名奏通為天雄軍馬步軍都  
校委以心腹及入汴通甚有力焉授奉國左第六軍都  
校領雷州刺史廣順初為虎捷右廂都校遷左廂充孟  
州巡檢繼領永睦二州防禦使周祖親征兗州以通為  
在京右廂都巡檢時河溢灌河陰城命通率廣銳卒千

二百浚汴口又部築河陰城朔營壁未幾拜保義軍節度觀察留後周祖親郊正授節度并州劉崇南侵命通副河中王彥超出晉州道擊之敗于高平以通為太原北面行營部署為地道攻其城俄班師移鎮曹州檢校太保世宗即位以深冀之間有胡蘆河東西橫亘數百里堤埒非峻不能扼契丹奔突顯德二年命通與王彥超浚治之功未就契丹至通出兵迎擊退之遂城李晏口為靜安軍四旬而完又城東鹿及鼓城并葺祈州時

大兵之後遺骸布野通悉收瘞為萬人冢又城博野安

平往來深定間夜宿古寺晝披荊棘在安平領百餘騎

督役會契丹騎數百奄至通率麾下與戰日暮大風雨

契丹解去擒十餘騎又城百八橋鎮及武強縣皆旬日

畢歸朝會攻秦鳳以通為西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

入大散關圍鳳州分兵城固鎮以斷蜀餉道未幾拔鳳

州以功授侍衛馬步軍都虞候世宗征淮南命通為京

城都巡檢世宗以都城狹小役畿甸民築新城又廣舊

城街道命左龍武統軍薛可信右衛上將軍史佺右監  
門衛上將軍蓋萬右羽林將軍康彥環分督四面通總  
領其役功未就世宗幸淮上留通為在京內外都巡檢  
權點檢侍衛司是役也期以三年纔半歲而就三年追  
叙秦鳳功改領忠武軍節度檢校太傅又改侍衛馬步  
軍都虞候世宗幸壽春為京城內外都巡檢淮南平為  
歸德軍節度六年春詔通河北按行河堤因發徐宿宋  
單等州民浚汴渠數百里世宗將北征命通與高懷德

張鐸先赴滄州賜襲衣金帶鞍馬器帛即領兵入契丹境乾寧軍之南俄為陸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石守信副馬又命通巡北邊自浮陽至淤口浦壞坊三十六遂通瀛莫初克益津關以為霸州役濱隸民數千城之命通董其役師還以為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恭帝即位移領鄆州太祖奉詔北征至陳橋為諸軍推戴通在殿閣聞有變惶遽而歸軍校王彥昇遇通於路策馬逐之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

為彥昇所害妻子皆死太祖聞通死怒彥昇專殺以開  
國初隱忍不及罪即下詔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應期  
臨難不苟人臣所以全節故周天平軍節度檢校太尉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衛親軍馬步軍副指揮使韓通  
振迹戎伍委質前朝彰灼茂功踐更勇爵夙定交於霸  
府遂接武於和門艱險共嘗情好尤篤朕以三靈眷佑  
百姓樂推言念元勲將加殊寵蒼黃遇害良用憮然可  
贈中書令以禮收葬遣高品梁令珍護喪事通性剛而

寡謀言多忤物肆威虐衆謂之韓瞠眼其子頗有智略  
幼病偃人目為橐駝兒見太祖有人望常勸通早為之  
所通不聽後太祖幸開寶寺見通及其子畫像於壁遽  
命去之

李筠并州太原人善騎射後唐秦王從榮判六軍諸衛  
募勇士為爪牙筠操弓矢求見弓力及百斤府中無能  
挽者從榮令筠射引滿有餘力再發皆中因以隸麾下  
從榮難作筠騎從至天津橋射殺十數人知事不濟棄

馬遁去清泰初應募為內殿直遷控鶴指揮使晉開運末契丹犯汴京其將趙延壽聞筠驍勇召寘帳下及契丹主北歸死藥城延壽至常山為永康王所繫契丹眾數萬據常山後北去留耶律嘉哩眾纔二千騎又分別部首領楊衮以千騎掠邢洺來還中朝士大夫多在城中契丹與漢相雜嘉哩性貪恣自奉削漢軍日食眾皆菜色筠乘其怨密與王堯石公霸何福進等謀以閏七月二十九日伺契丹守閤者旦食撞寺鍾為期相率入

據兵庫次焚牙門大呼市人併力擊焉契丹衆大驚由北門而出嘉哩趣族乘列之於野明日集衆入郭力戰屬晉士卒分掠唯控鶴一軍與市民禦之死傷相繼午後郭外民千餘知契丹奔敗者持兵趣其族乘將刼之守者入郭馳告嘉哩聞之遂挈族而去初筠建謀約諸將同力控鶴左廂都校白再榮首匿於室不敢應筠拔佩刀破幕引臂迫之再榮不得已而行諸將次第赴之及契丹去百姓死者二千餘人諸將互伐其功筠詣故

相馮道請權領節度事道曰予主奏事而已留後事當  
議功臣為之道恐諸將爭功復亂乃以再榮前職貴加  
諸將權推為留後人心遂定是戰筠功居多即送款漢  
祖以其子赴朝漢祖深賞之以控鶴一軍力戰優加賜  
與授再榮留後筠博州刺史筠以賞薄不悅周祖鎮大  
名表為先鋒指揮使又為北面緣邊巡檢周祖起兵入  
汴筠同郭崇從與慕容彥超戰於留子陂彥超東奔廣  
順初權知滑州俄真拜義成軍節度數月改彰德軍節

度會并人侵晉州王峻率師往拒筠亦請西征詔褒之

又乞免黃澤關商稅奏可周祖征兗還次濮筠因朝獻

馬賜襲衣金帶從至澶宴訖遣還及召潞州常思入朝

命筠權知軍府思改宋亳以筠為昭義軍節度三年加

檢校太傅時王峻兼節制以筠及王殷何福進皆創業

功臣故並加恩焉顯德初周祖親郊加同平章事世宗

即位并人入侵其將張暉率先鋒自團栢谷入營梁侯

驛攻劫堡柵所至焚畧盪盡筠遣護軍穆令均率步騎

二千拒之令均營於太平驛驛東南距潞八十里失於  
偵邏暉凌晨奄至潞兵被甲介馬暉見之佯退潞兵追  
之并伏遂發令均且鬪且却步卒降并者數百人騎不  
復者百人餘衆還保潞世宗親征沁州降之命筠率沁  
之行營兵赴太原符彥卿戍州口拒契丹援兵彥卿請  
益師詔筠與張永德以三千騎益之既至以偏師遶契  
丹後奮擊走之師還加兼侍中二年筠破并軍於榆社  
獲其將安濬康超等七十餘人三年筠遣行軍司馬范

守圖率兵入遼州界殺并卒三百餘獲小校數人以獻  
四年又遣守圖入河東界降二砦五年筠自將入石會  
關破并人六砦是冬又破遼州長清砦擒其磁州刺史  
李戴興以獻俄又敗并人於境斬三百餘級六年平遼  
州獲刺史張丕旦等二百四十五人以獻筠在鎮擅用  
征賦頗集亡命嘗以私忿囚監軍使世宗心不能堪但  
詔責而已恭帝即位加檢校太尉是秋令裨將劉繼忠  
將兵與吐渾入并境平賈家砦斬百餘級獲牛羊而還

太祖建隆初加兼中書令遣使諭以受周禪筠即欲拒命左右為陳歷數方僣俛下拜貌猶不恭及延使者升階置酒張樂遽索周祖畫像懸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臣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為訝及太原劉鈞以蠟書結筠共舉兵筠雖緘書上太祖心已蓄異謀太祖手詔慰撫之是時筠子守節為皇城使嘗泣諫筠不聽太祖又遣守節諭旨曰吾聞汝諫汝父汝父不聽吾今殺汝何如汝歸語汝父我未為天子時任自為之既

為天子獨不能臣我耶守節白筠筠謀愈甚遂起兵令  
幕府為檄書辭多不遜從事閭丘仲卿獻策於筠曰公  
以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亦恐不得其力  
大梁兵甲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  
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曰吾周朝宿  
將與世宗義同昆弟禁衛皆舊人聞吾之來必倒戈歸  
我況有儋珪搶撥汗馬何憂天下哉儋珪筠愛將有勇  
力善用槍撥汗筠駿馬日馳七百里故筠誇焉執監軍

亳州防禦使周光遜開廐使李廷玉遣判官孫孚衙校  
劉繼忠送於劉鈞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往  
據其城劉鈞遂率兵與契丹數千衆來援至太平驛筠  
以臣禮迎謁見鈞兵衛寡弱甚悔之而業已然矣鈞封  
筠西平王賜馬三百匹召與之語筠自言受周祖大恩  
敢愛死不寤鈞與周祖有世讐鈞默然遂疑之命其宣  
徽使盧贊監筠軍筠心不能平頗與贊不協鈞復命平  
章事衛融和解之筠有馬三千匹闢鞠場閱習日夜謀

畫為寇留其子守節守上黨引衆南向太祖遣石守信  
高懷德將兵討之敕曰勿縱筠下太行急進師扼其隘  
破之必矣又遣慕容延釗王全斌由東路會守信與監  
軍李崇矩破筠衆於長平斬首三千級又攻大會砦下  
之太祖遂親征山路險峻多石不可行太祖先於馬上  
負數石羣臣六軍皆負之即日平為大道與守信懷德  
會破筠衆數萬於澤南降者三千餘殺筠監軍使盧贊  
擒筠河陽節度范守圖筠走還保澤太祖至列柵圍之

筠龍捷使王廷魯吐渾留後汾州團練使王全德率所部自昭義來降筠益失援太祖親督戰拔其城筠赴火死獲筠相衛融鈞懼而遁歸太祖進伐上黨守節以城降釋其罪賜襲衣金帶銀鞍勒馬是日宴從官守節預焉以為單州團練使以昭義軍節度副使趙處愿為郢州刺史節度判官孫孚為屯田郎中觀察判官史文通為水部郎中前遼州衙內指揮使馬廷禹為右監門衛將軍領壁州刺史筠性雖暴事母甚孝每怒將殺人母

屏風後呼筠筠趨至母曰聞將殺人可免乎為吾曹增  
福爾筠遽釋之筠稍知書頗好調謔初名榮避周世宗  
諱將改之或令名筠筠曰李筠李筠玉帛云乎哉聞者  
皆笑筠有愛妾劉氏隨筠至澤時被攻城危劉謂筠曰  
城中健馬幾何筠曰爾安問此劉曰孤城危蹙破在俄  
頃今誠得馬數百與腹心潰圍出保昭義求援河東猶  
愈於坐待死也筠然之召左右計馬尚不減千匹以是  
夕將出或謂筠曰今帳前計議皆云一心縣門既發不

可保矣倘劫公而降悔其可及筠猶豫不決明日城陷  
筠將赴火劉欲俱死筠以其有娠麾令去守節既購得  
之果生子焉守節字得臣初補東頭供奉官廣順中嘗  
以心疾乘醉擊殺供御白鶻筠上章待罪詔釋之四遷  
至皇城使歷單濟二州團練使乾德六年出知遼州開  
寶三年改和州團練使四年卒年三十三無後以劉氏  
所生之弟為嗣

李重進其先滄州人周太祖之甥福慶長公主之子也

生於太原晉天福中仕為殿直漢初從周祖征河中廣  
順初遷內殿直都知領泗州刺史改小底都指揮使二  
年改大內都點檢權侍衛馬步軍都軍頭領恩州團練  
使遷殿前都指揮使三年加領泗州防禦使顯德初領  
武信軍節度重進年長於世宗及周祖寢疾召重進受  
顧命令拜世宗以定君臣之分世宗嗣位為侍衛親軍  
馬步軍都虞候從世宗征劉崇戰于高平不利大將樊  
愛能何徽以其衆遁唯重進與白重贊勒兵不動既而

太祖先以麾下犯敵重贊繼領所部力戰世宗躬率衛兵合勢周師復振崇遂大敗以功領忠武軍節度及進討太原又為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師還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歸德軍節度兼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世宗親征淮南命重進將兵先赴正陽俄聞李穀攻壽春不克退保正陽促重進兵助之吳人以穀退為懼乃發兵三萬餘旌旗輜重亘數百里又發戰櫓二百艘以張斷橋之勢列陣鼓譟而北橫布拒馬以萬數皆貫以利刃

維以鐵索又刻木為戰形立陣前號捷馬牌皮囊貯鐵  
蒺藜以布戰地時周祖未朝食吳師奄至周師望其陣  
皆笑之宣祖領前軍與重進韓令坤合勢擊之一鼓而  
敗斬首萬餘級追奔二十餘里殺大將劉彥貞擒裨將  
盛師朗數十人降二千人獲戈甲三十萬世宗大悅詔  
書褒諭即以重進代穀為行營招討使賜襲衣金帶玉  
鞍名馬三年以重進為廬壽等州招討使時李繼勲主  
壽春重進駐軍城北聞城南洞屋為淮人所焚將議退

軍會太祖自六合歸道出壽州因駐師旬餘重進倚以  
為援兵威復振吳人大懼以重進色黥號黑大王張永  
德屯下蔡與重進不協永德每宴將吏多暴重進短後  
乘醉謂重進有奸謀將吏無不驚駭永德密遣親信乘  
驛上言世宗不之信亦不介意二將俱握重兵人情益  
憂恐重進遂自壽陽單騎直詣永德帳中命飲酒親酌  
謂永德曰吾與公皆國家肺腑相與戮力同獎王室公  
何疑我之深也永德意解三軍皆安李景知之密令人

齋蠟書誘重進啗以厚利重進表其事時行濠州刺史

齊藏珍亦說重進世宗知之假他事誅藏珍詔重進夾  
淮城正陽下蔡既成上其圖俄又取淮兵二千餘於塌  
山北時圍壽經年未下吳遣將許文績邊鎬州帥數萬  
泝淮來援文績維舟淮南據紫金山山距壽數里設十  
餘砦連亘相望與城中烽火相應又南築夾道將抵壽  
為饋路重進伺其城北展砦出兵擊之敗五千餘衆奪  
二砦獲器甲甚衆世宗幸壽宴從官召重進賜戎服玉

帶金銀器繒綵鞍勒馬及克壽錄功加檢校太傅兼侍  
中又改天平軍節度仍為招討使四年攻取濠州南關  
城其團練使郭廷謂以兵萬餘降獲糧數萬斛從平楚  
州命先還揚州五年世宗在迎鑾遣重進將兵赴廬州  
會李景請畫江為界世宗遂還留重進戍守景遣人以  
牛酒來犒俄乃還鎮六年世宗北征次博州重進來朝  
賜宴行宮即命將兵先趣北面及世宗駐瓦橋關重進  
與諸將率師而至時關南已平議進取幽州會世宗不

豫而止即命率所部趣河東次百井路敗并人五千餘  
斬二千餘級恭帝嗣位加檢校太尉改淮南道節度太  
祖即位以韓令坤代為侍衛都指揮使加重進中書令  
既而移鎮青州加開府階重進與太祖俱事周室分掌  
兵柄常心憚太祖太祖立愈不自安及聞移鎮陰懷異  
志太祖知之遣六宅使陳思誨齎賜鐵券以安其心重  
進欲治裝隨思誨入朝為左右所惑猶豫不決又自以  
周室近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隍繕兵甲遣人求

援李景懼而不納聞之太祖監軍安友規常為重進所忌至是友規謀與親信數人斬關出為衆所拒踰城得脫重進捕軍校不附者數十人盡殺之太祖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四將率禁兵討重進會友規至賜襲衣金帶器幣鞍馬以為滁州刺史監前軍太祖謂左右曰朕於周室舊臣無所猜間重進不體朕心自懷反側今六師在野當暫往慰撫之爾遂親征次大儀鎮石守信遣使馳奏揚州破在旦夕願車駕親視太祖徑

至城下即日拔之初城將陷重進左右勸殺思誨重進  
曰吾今舉族將赴火死殺此何益即縱火自焚思誨亦  
為其黨所害太祖入駐城西南閱逆黨數百人盡戮之  
重進兄深州刺史重興聞其叛自殺弟解州刺史重贊  
子尚食使延福並戮於市初重進謀舉兵遣親吏翟守  
珣往潞陰結李筠守珣素識太祖還往京師潛詣樞密  
承旨李處耘求見太祖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  
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太祖厚賜守珣許以爵

位且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以分兵勢守珣  
歸勸重進養威持重未可輕發重進甚信之及李筠誅  
重進反書聞並如太祖之策其不信鐵券亦如守珣所  
云揚州既平購得守珣補殿直俄為供奉官又有張崇  
詒者周廣順初為樞密承旨二年出為解州刺史兩池  
榷鹽使多規畫鹽池利害顯德三年改德州又改泗州  
澤州崇詒本名崇訓恭帝嗣位避諱改焉重進赴淮南  
時道出泗上崇詒說以畜兵完城之計重進敗事露詔

捕之棄市籍其家

宋史卷四百八十四

宋史卷四百八十四考證

李重進傳吳遣將許文績邊鎬州帥數萬沂淮來援○

臣宗楷

按五代舊史吳遣將三人許文績邊鎬朱元

此傳止載二人州字疑亦衍文

宋史卷四百八十四考證

謹案卷四百八十四第二頁後八行又城東鹿刊  
本東訛東據地理志改

第十四頁後四行世宗在迎鑾刊本鑾訛蠻據五  
代史改

第十六頁後六行兩池權鹽使刊本權訛權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盧應

謄錄監生

臣莊經明